

徐子方

歌女天涯

● GENU

● TIANYA



● 四川文艺出版社



歌女·天涯

徐子芳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李继详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歌女·天涯

作者 徐子芳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88年6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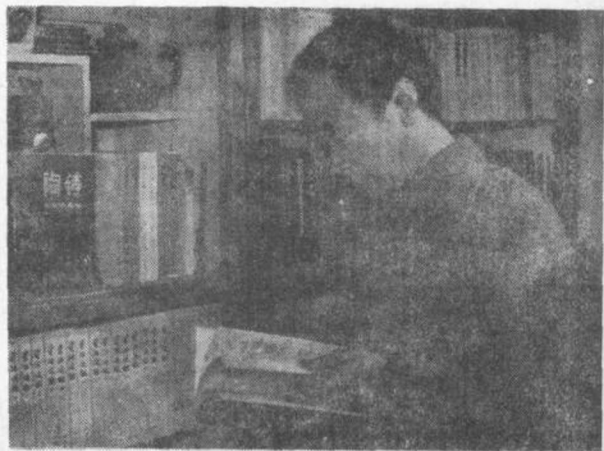
印张11.375

印数 1—3,100册

字数258千

ISBN7—5411—0198—2/I·187

定价： 3.00 元



你曾在—首小诗里咏唱道：“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漂流着我童年的叹息；我漂泊，它也漂泊。”

人生的磨难有很多。别人尝过的，你尝过；别人没有尝过的，你也尝过。你年复—年地经历着，感受着，倏忽你已步入不惑之年。

你似若有所悟：苦到极时便是乐。

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但最钟情的还是报告文学。

那是1978年在半年时间内，你—气写出五篇报告文学，其中有产生很大影响的《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也有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奇怪的命题》这样呐喊的篇章。

你不敢懈怠，抓住只要能抓住的机会，又陆续写出了《大地之子》、《开拓奏鸣曲》、《第一枚金牌》、《还是当年那颗心》等一批分量重、紧扣时代感情的作品，从而为你登上文坛铺下了一块砖石。

将近十年，你已经出版了四五本书，但你仍然焦躁，痛苦，你渴望渲泄，你梦幻解脱……

攻击、攻击、再攻击

《解放军文艺》编

毛岸英之死

王 颖

峨眉魂

周 纲

我的自白

刘宾雁

仅仅因为漂亮

肖复兴

心画

赵丽宏

癌症不等于死亡

柯 岩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

黄济人

孤独的跟踪人

谭 楷

人生环形道

《文汇月刊》编

歌女·天涯

徐子芳

四川文艺出版社

编辑出版

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奇异的书简

柯 岩

刘宾雁报告文学选

刘宾雁

中国的旋风

罗达成

一个成功者的自述

《文汇月刊》编

最佳年龄

《文汇月刊》编

东方的爱

鲁 光

笼鹰志

李玲修

陈祖芬报告文学第二集

陈祖芬

智慧的密码

祖 慰

瞩望艺术王冠的姑娘

《文汇月刊》编

这里有黄金

《报告文学》编

湖滨梦

《文汇月刊》编

目 录

聪明人走自己的路.....	1
第一枚金牌	
——记奥运史上我国第一枚金牌获得者许海峰.....	29
开拓奏鸣曲.....	62
奇怪的命题.....	96
绿色的追求.....	112
带镗的人.....	128
大地之子.....	141
柳笛的故事.....	195
刁士英的路标.....	207
芳草满天涯.....	229
“蛇口之花”在这里开放.....	241
市长的女儿.....	249
绿杨宜作两家春.....	273
歌女·天涯	
——记香港歌星奚秀兰.....	289

笑容

——皖东农村见闻 308

还是当年那颗心

——徐悲鸿之女徐静斐的命运三部曲 324

聪明人走自己的路

篇头絮语

年广九，因卖瓜子出名而成为“傻子”。

其实，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为着生计，才与瓜子结下不解之缘的。他流着泪说道：“瓜子是我的亲人。”可见，他与“傻子瓜子”感情之深。但只有在基本了解他为这个名牌产品（“傻子”瓜子获得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一等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才能真正懂得这句话的份量。这句话，既充满辛酸，也交织着喜悦。惯以极左行事的人是很难理解“傻子”的，更谈不上去同情和支持他的事业了。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年广九正大汗淋漓地朝我们走来。

一支与主题无关的变奏曲

去采访傻子？嘻嘻，是想吃他的瓜子吧？我不去回答这种小市民的心理语言。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卖瓜子的个体户，有什么值得写的呢？如果时间倒转五年以前，这就近于痴人说梦

了。

我还是要去。原因？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我又能说清什么？那干瘪的、灰色的、被人嚼过的教条吗？人们早就厌倦它了。只有生活，活生生的生活，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生活之树常青。”哲人的名言。

好心的朋友也在为我担心：“写什么不行，偏偏去写一个小摊贩？你知道今后……”是的，中国的事变化太快太大。不说出来我心里也明白这意思。我笑笑。眼前，社会的变革如江涛海浪一般迭起。土地承包、以利改税、责任制、个体户……生活在激荡的节奏中迈着矫健的步伐。但总有人站在潮流的岸边，观望、等待。他们的哲学是：与时代的潮流保持距离。往往最后走运、保险的是他们。

忠告、嘲讽，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心。我脑海里总是难丢开报上说的那个傻子：他在一年中，向国家纳税33000多元，买国库券3000元，赈济灾区5000元，资助修缮名胜古迹1000元。那么，这一年中他个人还得多少？是谜，而又不是谜。一个卖瓜子的，有这样的贡献，难道还小吗？不算贡献？呵，有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恨不得一口吞了他才解恨。我不知这为了什么？！“社会主义搞成这个样子！”原来道理在这。出了一个傻子，傻子搞出了一个名牌产品，赚了钱，国家和个人都得到了好处，繁荣了市场，怎么社会主义性质就变了呢？

于是，我冒着零下五度的严寒，执着地登上东去芜湖的列车。

下车。排队。过江。挤公共汽车。去小馆子就餐。到了芜湖，我忽然感到了疲劳，脚步也沉重起来，在街头踽踽独行。傻子的家在哪里？不知道。这时我才感到，采访一个小贩，似

乎没有采访一个先进模范人物那么气壮。傻子是先进人物吗？——那简直是对先进人物的亵渎！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怒斥道。

但我还是按惯例来到××部。部里一位领导得知我是来采访先进人物写报告文学，大为高兴，满脸堆笑说：“好呀，我们这里的先进人物可不少呢。”接着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没有傻子。阴错阳差，我只好直说了。

只是在瞬间，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位领导因为有事离我而去。我被冷了半天，才出来据说是一位科长人物。三句话没谈完，科长就给了我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呀，这事难办了。本地的材料不外流。”真是我采访以来第一次听到的绝妙好词。我叹服了为官者的学问高深莫测。但我当时并没明白是事情涉及到傻子。后来才得知个中三味：市里有位领导同志对傻子是持“不同政见”的。这就难怪下面谈“傻”色变了。

我愣了好一会神。然后作解释，想挽回僵局。科长也解释。总之，不便安排。

我只得自想办法。

晚上，我伫立在宾馆的山头上，俯瞰江城，万家灯火，如络繆遍地；脚下，江流如墨，东去无声。然而我却思潮起伏，这才慢慢醒悟我的采访是犯了某些人的忌。

怎么办？回去，不去沾那个腥？不。越是这样，我倒是越要想见见那个傻子到底是人是妖？

大戏院52号

幸得当地朋友的指引，我找到了年广九的家。

年广九不在家。说是为瓜子到法院打官司去了。我的心一

紧：糟糕！他果然出事了。这么说，他是否回得来，很难料定。在合肥，就有不少有关他的传言，果然证实了。但这却更坚定了我一见傻子的决心。我愿等着。

我打量起傻子的住处。大戏院52号，是他家门牌号。刚才，我自进了这条狭窄的胡同，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瓜子香味。这里是片“贫民区”，房屋低矮破旧，一家一户的，盖得杂乱无章。所谓胡同，其实不如说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夹缝罢了。年广九家是三间房子，自成格局。进门的一间，是伙房、客厅兼仓库，另外二间是炒锅加工房，誉满大江南北的“傻子”瓜子最初就是从这里制作出来的。据说，他现在在全省已有好几个分厂了。因此被加上了“雇工剥削”的新“罪名”。

直到天黑时分，进来了一个瘦削的中年人。有人说他就是年广九。我的眼睛一亮，忙迎上去，递过采访介绍信。他没有接，说道：“我不识字，看了等于白看。”难怪有人说他“傻”呢，他真的一字不识。

年广九取来他自己炒的瓜子待客。我没有马上去嗑他的“杰作”，而是急于想知道他下午打官司的情况。能安全回来，已经说明问题不会太严重。

原来，年广九最近从某县购进的一批瓜子，发现质量不符合合同上的要求，是傻子到法院去告别人的。过去，傻子任人关押、训斥，有冤无处伸，他现在居然敢状告枉法者。这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年广九侃侃而谈，一点也不拘谨。显然，他是属于80年代开拓型的，敢说敢做，不左顾右盼，吞吞吐吐。省里、市里的人物，他们认为有悖于政策时，在交谈中也能“点名”，毫不羞答遮掩。这真得要有点“无私无畏”精神呢。在我们的

党政机关里，那种唯唯诺诺型的，不敢抗争谬误的，总是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重用。

年广九的个头不高，身体也很单薄，没有电影、小说中写的那种英雄相。一头浓密的乌发硬梆梆地竖着，也许在你还未和他打交道前，就使您感到他有点象刺猬一样棘手。还有那双眼睛，也不大，溜溜转，就知他是精明人。直到我全部了解了他的生活经历之后，才知他为什么没有被沉重的生活负荷所压垮。

大年三十。古老的风俗，万家团圆喜聚，万家欢声笑语，温馨而醇厚，和谐而美满。那知传到20世纪70年代，却幻化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来，“革命年”、“忆苦饭”，硬是把喜气洋洋的日子搅合成悽悽惨惨、悲悲切切。

这是一个风雪凄迷的除夕之夜。在大戏院52号这户人家，更是阴风习习，哭声盈耳。傻子的80多岁的高堂老母伏地连哭一团：“老天爷……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铁石心肠，闻此悲声也要辛酸的。

傻子六神无主地呆坐在一边。那副沮丧的神情，象是霜打后的杨柳，完全萎谢了。

90斤瓜子，对小本生意的傻子来说，可是全家人的命根子呵，晚上被搞突然袭击的“红袖章”全部没收去了。要不是“红袖章”也要回去过年，他傻子今晚是要进拘留所的。

年广九没有“铁饭碗”，一家老小全靠他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可是，在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当小贩的比走钢丝的还要危险10倍。好比是一只小木船在大海风浪中颠簸，只要一阵飓风卷来，船翻人亡，连声救命也来不及喊叫。

傻子也是人。这除夕的晚上，他就不知道也去买几挂鞭炮

回来放放，添一点吉祥如意的欢乐气氛？他就不懂得阖家老小围在红泥炉边，喝杯年酒，吃着香喷喷的年夜饭，闲话人生，享一享天伦之乐？他何必在除夕风雪夜站在寒气逼人的街头小摊边，赚那几个零钱？

他不是生来的贱骨头，是一家六口张嘴要吃饭。风雪越来越紧，傻子瑟瑟抖抖地立在街口，低声叫卖。虽然国营商店中午就打烩了，他正是要抓这个时机，做点生意。

谁知，傻子把瓜子摆到摊上不久，突然呼哨一声，窜过批膊戴红袖章、手执棍棒的人来，二话没说，把摊上仅有的90斤瓜子没收而去。他扑过去夺，除了挨了一顿乱棍，留下条条伤痕外，还有什么呢。

傻子这回真的傻了。他本以为这时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没想到他们早就作了伏击他的准备，还美其名“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个年就是在这样的悲苦声中挨过去了。机关开始上班了。傻子念念不忘他的瓜子，便找到82号“打办”来。在门口就听到里面人声喧哗，偶有叫骂声。傻子止住了脚步，悄悄地从窗口瞅去。天啦！不看还好，看了傻子简直要昏倒了。屋里的人正在你争我夺地分他的瓜子！他的眼睛不会看花的，那麻袋是他的。他的嗅觉神经也在向他提示：这瓜子的香味，是他制作的。

傻子被这种行为激怒了。他正准备冲进去与他们论理时，有人开门出来了。来人猛地瞥见傻子站在门外，先是一愣，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接着那人转身进屋去了，傻子还以为他是进去通风报信的，哪知出来时递过几包瓜子说：“你走吧。不然你进去要吃亏的。”

这已是遇到好人了。但傻子却没有感激的心情。他们在30多年前就认识了。那是小傻子只有六七岁的光景，挎着竹篮在小酒馆卖黄梨。一天，黄梨被国民党一个伤兵抢去了，还挨了打。他大哭大叫，幸亏是眼前的这位叔叔救了他才没吃大亏。叔叔当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没想到，叔叔今天……小傻子对红袖章不能理解。

傻子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在人生的夹缝中求生。

是神话，还是梦呓？忽然间，这52号小屋里，往昔笼罩着的悲凉气氛散去了，代之而起的是热腾腾的繁忙景象，它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笑声。“红袖章”横行街头成了历史。52号名噪一时，四面八方的生意人纷至沓来，买瓜子的，谈合同的，取经的，象小酒馆一样喧闹。特别是北京一家报纸率先报道了傻子和他的瓜子以后，傻子成了新闻人物，群众对他刮目相看了。当然，情况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的顺利大好。而象本文开头时写到的那个枝节是算不得什么。就是说，傻子的日子还没有完全好过。别小看那是“衙门作风”，政策有时是在谁的辖区就是由谁来解释的。

尽管如此，记者来了，有本地的、合肥的、北京的、其他地方的……还有省里的副省长、市里的副市长也来了。褒的、贬的，应有尽有。

我一边听着傻子的酸甜苦辣经，一边品尝着傻子瓜子。果然是一噎三开，连我这最不会吃瓜子的也能吃出相当水平。我信服了。

同时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瓜子生意的历史是很早了。就解放后而论，搞了几十年，还未听说有“瓜子状元”的。可是到了80年代，这个“瓜子状元”却被一个个体户夺去

了。奇怪吗？这里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呢？

夜里，年广九还要到他在本地的加工点去检查工作。我便暂时中断了采访。

在十九道门巷口，我看到的……

从大戏院52号出来，已是晚上9点多。

冬夜的寒风砭人骨髓，我下意识地裹了裹并不肥大的衣服，颈脖象弹性极强的弹簧一样压缩成一圈，只露着一双眨巴眨巴的眼睛。

街上的行人寥若晨星。

转过一条街，来到一个巷口，眼前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巷口处，两只100瓦的灯泡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灯下，围着黑压压一群人，吵吵嚷嚷；后面还有一列长长的队伍象是蝌蚪拖着尾巴，在那里摆动。排队的人竟不顾天寒地冻，一个个把颈脖伸得长长的，向前张望着，拥挤着。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卖什么稀有的紧俏商品。现在有一种现象，越是紧俏商品，顾客越是不惜金钱和时间去抢购的。

是不是有点缺德，偏偏挑在这样隆冬的夜晚来卖，不是有意让顾客花钱买罪受吗？我虽然心里骂着，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快步赶上前去，也想碰个“好运”。

我把头象长颈鹿一样从衣领中伸出来，呵，看清了，哪是什么紧俏商品呀？原来是到处都有卖的瓜子！

我正犯糊涂，一抬头才发现有一道横幅写着：傻子瓜子零售处。

傻子瓜子如此受到顾客的青睐是我始料不及的。要不是亲

眼所见，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我想起刚才傻子对我发的感慨。

是命运在与他开玩笑吗？

年广九的童年也有自己的梦。他希望自己长大之后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六七岁时，他在火车站卖瓜果，每当汽笛吼叫、车轮铿锵时，他的一颗心就随着火车喷吐出的白色烟雾，虚虚飘飘地飘上长空。他也希望长大后能当一名水手——那江边彻夜喧腾的轮船码头，令他流连忘返，连梦也在雪白的浪花上开放。

童年的梦是美丽的，象节日的天空飘动的五颜六色的气球，象长江里大轮乘风破浪溅起的簇簇水花，但又很快地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他不去卖黄梨了，又去拉板车、当瓦工、炼钢铁；随着一阵阵时风吹来，他的饭碗一丢再丢，始终不能长久，没当成正式工人。生活对他来说似乎太苛刻了，太不公平了。

少年时代的傻子，生活的漂泊者，象长空一只失群的孤雁，激流中一只颠簸的小舟，寒夜里一粒迸出炉膛的火星。

还是去苦度那被世人冷眼的小贩生涯吧。小傻子悲愤不已，却无计可求。

小傻子重操旧业，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那毫不起眼的小本生意。一只箩筐，一杆秤，人走到哪，店堂就设在哪。寒霜残月、烈日薰风，夜伴一盏青灯，饥吞一团冷饭，挣一点残渣余汤，养家糊口，打发日月。

小傻子没念过一天书。说也奇怪，他不仅头脑清晰，记忆力极强，而且在生意经上有着不同一般的天赋才能。其实呢，